

## 用織紋記錄美麗的泰雅故事：專訪泰雅染織技藝文化保存者

### 尤瑪·達陸 Yuma Taru

文：見域 CitiLens

2016年獲文化部「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」榮譽，三十多年來致力傳承泰雅染織技藝與民族文化，尤瑪·達陸（Yuma Taru）是一名文化教育保存者，是一名母親，也是來自苗栗泰安鄉象鼻村的泰雅族人。

### 跳脫體制，回到部落尋找自己的根

#### 你是女生，你就來做織布吧！

尤瑪老師 29 歲時，決定辭去公務員一職，開始思考自己要做什麼。跳脫體制後的她，一開始並沒有想到文化傳承這件事。

她將曾經在博物館和工藝館的工作經驗化為助力，帶著在研究、展覽、教育、推廣等多方涉獵後累積的豐富知識，跨出辭職後的第一步，她決定和 5、6 個年輕朋友回到部落彙整出自己文化的不同面向。

「Yuma，你是女生，你就來做織布吧！」朋友們提出這樣的分工建議。過去在部落裡，男性主要負責狩獵、女性則是織布和做家務，男女間有明顯的分業，於是尤瑪老師理所當然地被「分配」到織布，雖然不情願但她仍抱持著試試看的心情，也開始了她復興泰雅文化的「50 年計畫」。



Yuma Taru 的織布坊

尤瑪老師回到從小成長的象鼻村，展開為期 50 年的泰雅文化推廣計畫。過去對泰雅族人來說，織布是女性必備的技藝，然而尤瑪老師說她的外婆十幾歲以後就不曾再織布，從外婆、母親到尤瑪老師這一輩，當時部落裡有一兩個人會織布已經很不錯了。然而這項文化為何會出現斷層？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時期的皇民化政策，族人的織布工具被沒收，強韌的麻布料就被拿去製成軍用布，族人們穿上和服、改成日本姓名，而傳統服裝被丟棄、燒毀，原有的民族文化就這樣被外來政權強硬地取代。而國民政府來臺後推動山地平地化，族人身上的衣著又從和服變成西式服裝，以求融入社會大眾，傳統文化、母語便是與時俱滅。「殖民者希望你變成日本人或中國人，但沒有人說你可以恢復成傳統泰雅人，在那個時代氛圍裡，你就會丟棄原來民族的認同。」尤瑪老師細數那些過往，當她決定尋回自己的文化時，已經沒人在做這些事了，因此她必須從頭抽絲剝繭、理出頭緒，彷彿也預見將要面臨的重重困難。

## 十年如一日，穩定踏實的五十年計畫

你不要擔心，這個方式是走得通的，你可以往下走。

10 年聽起來很長，但其實對於文化推廣工作而言，10 年卻是不長也不短。尤瑪老師在最初便訂下「50 年計畫」，以 10 年作為一個階段，每個階段有不同目標，一步步踩穩往前進。第一個 10 年從田野調查和研究開始，拜訪部落耆老，在博物館翻查文獻資料，詳盡地整理分析；第二個 10 年彙整研究結果，配合博物館的藏品展開傳統服裝的技術重製；第三個 10 年輪到民族教育，在原住民地區推行實驗小學、實驗中學；而正要開始的第四個 10 年，也就是 2020 年到 2030 年，她希望以傳統服裝為引子，將臺灣原住民文化推向全世界，進行國際交流……。

文化傳承做了 30 年的尤瑪老師，形容自己的工作將看起來單一的染織工藝，展開成不同面向並且拓展各種可能性，不論是研究、創作、教育、推廣等等，甚至是染織材料——苧麻的自然農法循環利用，尤瑪老師都先做過一遍，讓年輕人在未來能夠依循她的足跡，安穩地踏出步伐。

第五個 10 年呢？「那時候應該是 2030 年到 2040 年，我現在已經要 60 歲了，那時我可能已經……」老師哈哈大笑，說自己是老人了。將一大半的時光「浪費」在這件事情上，縱然辛苦，但老師認為以 10 年作為一個期程是必須，時間要這麼長，文化才能夠真正延續或是產生影響力。

## 人才培育，部落織女遍地開花

一個人真的能力太少，沒辦法讓其他人產生共鳴和認同，我們希望可以做有影響力的人。

尤瑪老師回憶起剛回到部落時並不那麼順利，接收到許多不一樣的看法，彷彿以部落為分界，外面的人給予鼓勵，周遭族人卻對她做的事感到不理解。對泰雅族來說，傳統織布技術通常是母親傳給女兒或是家族傳承，並不會對外公開；這項技術就這樣被綁在少數人身上動彈不得，往往只能讓織品變成商品，與金錢脫不了關係。

這也讓尤瑪老師想起早期臺灣推廣原住民傳統織布時所面臨的情況，例如：織布可以做成包包或文創商品販售，藉此吸引原住民響應「文化推廣」，導致多數人學會一些織布技術後便開始製作商品，反而沒有人去織傳統服裝。

「用這樣的方式吸引族人，而不是學織布就能做傳統服裝，讓自己更有尊嚴，讓自己知道自己是誰。」尤瑪老師感嘆，卻也因此堅定初衷，持續推廣傳統服裝技術重製、民族文化教育。漸漸地有些年輕一輩的族人產生為自己的民族學習傳統織布、為文化傳承做一些事的想法，已經是過了 20 年後的現在。

這並非一條好走的路，除了文化斷層、人才短缺之外，教育勢必要投入大量的心力與經費，泰雅傳統工藝文化和技藝該如何才能延續呢？尤瑪老師先是在象鼻部落成立「[野桐工坊](#)」，教導鄰近大安溪流域的部落婦女織布，著重於技藝人才培育，讓這些織女們學成後能夠回到自己的部落，有些人成立工坊、有些人繼續念書進修，有些人參賽或申請駐村藝術家，將文化的種子散播地更廣更遠。

「野桐工坊」不只傳承織布，而是全面性看待文化傳承工作，像是語言、歌謠、祭典等等，擴大民族發展的視野，身體力行地重現泰雅文化。而現實面的經濟問題，也成為尤瑪老師與博物館合作公共藝術創作的契機，收支平衡下來不僅養活工作團隊，也藉由染織技術與科技、藝術的結合，展現了高質感的創意與規格，讓大眾了解原住民文化不同於以往的刻板印象，而是有無限的可能性。

## 以土地作養分，教育的種子開始萌芽

他們是確確實實地從土地、從生活學習，學習土地跟人的關係，大自然跟人的關係。

苧麻，是泰雅族人織布的重要原料，尤瑪老師決定從復育苧麻田開始，從種植、採收苧麻、製線、染色、織布等，經過幾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傳統染織。「你要怎麼照顧苧麻、把纖維變成線，怎麼運用大自然的材料染色，織成一塊布之後，你還必須接受部落裡的區域制度，做出每條河流域特有的服裝樣貌，包含圖案組成和位置、穿戴和儀式等等……」語畢，老師不禁

笑說很複雜吧？要再現染織工藝可不容易，也因為每項工序如此繁雜，織女們需要具備一定的植栽、染色、織造、服飾文化等知識和能力，才能織出一件件美麗衣裳。

而文化教育方面，尤瑪老師自 2010 年起開辦了[色舞繞民族教育學園](#)，讓 2 歲半到 6 歲的小朋友接受全母語教學，從傳統歌謠裡學習語言、美感和身體律動；更多時候帶著孩子在戶外上課，接觸大自然。

泰雅族的祭典多與小米的種植和生長有關，例如：播種祭、收穫祭、祖靈祭等等，這些孩子從自己種菜、種植小米的過程中認識傳統祭典，也理解自然萬物和人之間的關係。尤瑪老師說：「小朋友有自己的小米田，收穫以後會跟著老師一起做糯米酒。

我記得他們第一次把釀出來的糯米酒送去給頭目的時候，頭目又哭又笑，難過的是這個東西竟然是在這麼小的孩子身上展現，開心的是有些種子在他們身上開始萌芽了。」有別於按表操課的制式教育，這裡讓孩子能夠按照自己想做的事學習，喜歡畫畫就盡情地畫，喜歡木工就用爸爸鋸下的木頭蓋房子，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能看出他們對某件事物的熱情與天賦，老師退居協助的角色，陪伴孩子緩步前進。

許多教育界的人最初並不看好這樣的教學方式，認為原住民族的孩子應該要融入社會，學習這樣的文化對未來有什麼幫助.....而提出種種質疑；但尤瑪老師認為實際做了之後，就能發現孩子們並非大人想像中那樣偏頗或適應力不足，最後她用 6 年實驗教育的成績說服公部門，在 2016 年取得當時



臺中市長林佳龍的支持，將臺中市和平區的達觀國小轉型為「[博屋瑪民族實驗學校](#)」，成為全國第一所原住民實驗國小。

「博屋瑪」在泰雅族語裡有傳承、豐收之意，這所學校也秉持著「生活即學習」的理念，除了兼顧學生的基本學力，也教導孩子泰雅文化、歌舞、狩獵、農耕、祭典等課程，為民族教育開啟新的篇章。在未來，尤瑪老師也希望民族教育不再只是依靠民間或小單位默默付出，期許串聯更多的資源，盼著有一天能夠從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到大學完整連結教育體系，才能對民族傳承這件事無太多後顧之憂。

### 在經緯織線裡，找到一條回家的路

文化認同這件事，是你打從心底喜歡它；若它沒有真正進入你的骨髓，那是沒有用的。

談到年輕一輩的原住民要如何找尋對族群的自我認同，尤瑪老師認為每個人必須先找到自己，才能決定在現有的深度和廣度裡自己應該要增強什麼。「我的工作就是讓臺灣不同的族群重新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彼此，因為文化並沒有高低之分，只是強勢的文化讓我們無法公平地展現自己的能量。」她也認為臺灣必須釋放更多空間，讓不同族群能夠盡情施展自己的文化，讓孩子在自由的環境裡能夠得到應有的文化教育權利。

「文化平權」從來不是一句掛在嘴邊的口號，必須身體力行，當別人看見民族文化強大的能量，便會在心裡為它留一個新的位置與認同。即便尤瑪

老師常因為工作忙碌地奔走各地、出國考察，但是她的根始終留在部落，如同大地之母溫柔地看顧著背負文化傳承使命的織女與孩子們，從來不曾離開。

## **泰雅織布工序**

### **1. 剝麻**

苧麻一年可收成 3 到 4 次，當麻莖轉為紅色時即可收割。割取麻莖、去除葉片後，即可取下麻皮，用刮麻的工具例如：竹片刮除雜質、取得苧麻的纖維，在水中搓洗去除雜質和膠質，搓洗後再曬乾一日。

### **2. 析麻**

將纖維掛在脖子上，用指甲析成所需的粗細。

### **3. 績麻**

將纖維兩頭扭轉捻緊，連接成連續的長條，反覆此動作即可將線累積接長。

並將苧麻纖維條，在手掌形成小束收集成捲。

### **4. 捻線**

將竹筴插入紡輪固定，接好的纖維條緊密纏繞在紡錘上，再利用紡錘的重量與手搓竹筴使其連續旋轉，捻成強韌緊實的線，之後收線入紡錘中。

### **5. 上框架**

為了避免線材混亂，把麻線依序盤繞在工字型的框架上，中間有一活結，使其成為一束束 8 字型線圈，目的是在煮麻及洗麻等過程中不會糾結或散開。

## 6. 漂白

將線材入鍋並加入草木灰拌煮以去除線中雜質，有利於後續染色時容易上色。過程中必須不斷翻攪線材，避免底部燒焦。若煮過仍覺得不夠白，可晾於戶外藉白天日曬和夜晚的露水交替進行自然漂白。

## 7. 曬線

利用兩根竹竿，將線材穿過竹竿、拉出麻線間距，曝曬時間數 10 天至一個月，即使下雨也不會收進屋內。

## 8. 染線

處理植物染材，例如：將薯榔及薑黃根部削皮、切塊，放進杵臼搗出汁液，去除渣滓後將紗線浸漬在汁液裡染色。染後的線漂洗後須日曬或陰乾，薯榔染適合日曬加深顏色，薑黃染則建議陰乾以避免掉色。

## 9. 整經

將紗線依照傳統布料的織紋依序整理在理經架上。

## 10. 織布

織布的婦女席地而坐，將麻線換至水平式腰織機，先把整理為經線的一端套到織布箱上，用腳撐起；另一端綁在腰部，利用腰和腳的力量調整經線

鬆緊度，將纏在梭子上的緯線依設計好的圖案，穿過已整理好的經線，再用打緯刀一根根壓實緯線逐步織線成布。

本篇文章出自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發行之《北辰》刊物 Vol.1

指導單位 | 文化部

出版單位 |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

執行單位 | 見域工作室